



轻经典·自然美文馆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沙郡年记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李静滢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轻经典·自然美文馆

沙郡年记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李静滢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郡年记 / (美) 利奥波德著 ; 李静滢译 . — 汕头 :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ISBN 978-7-5658-0008-5

I. ①沙… II. ①利… ②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5597 号

沙郡年记

作 者 :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译 者 : 李静滢

责任编辑 : 蒋惠敏 钱 丹

责任技编 : 姚健燕

封面设计 : 海云书装

出版发行 : 汕头大学出版社

邮 编 : 515063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电 话 : 0754-82904613

印 刷 :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印 张 : 9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3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28.00 元

ISBN 978-7-5658-0008-5



发行 / 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 / 广州市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 : 510620

电话 /020-37613848 传真 /020-37637050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初版序言

有些人离开了野生生物也可以生活，有些人却做不到。这里的随笔就表达了后者所感受到的欣悦与所面临的窘境。

在文明进程开始摈弃自然环境以前，野生生物在人们眼中，就像晨风和落日一样理所当然。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准，是否值得牺牲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万物？只有和我一样的少数人会认为，看到大雁给我们带来的快乐要比看电视所得到的快乐更生动自然，寻找一朵白头翁花的美妙情趣与言论自由一样，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

我承认，在机械化生产为我们带来丰盛的早餐之前，在科学为我们揭示野生动植物从何而来、如何生存之前，自然环境里的这些东西几乎没有多少人文价值。因此，全部矛盾就归结为一个值得思量的问题。我们这些少数派看到了进化过程中的递减定律，反对我们的人却没有看到。

人们必须根据事物的状况调整对策。这些散文就体现出了

我的对策。它们分为三部分。

第 I 部分叙述的是，我和家人在远离现代生活的简陋木屋中过周末时，观察到了什么景象，产生了什么感受。威斯康星州的这个沙地农场，先是被日趋庞大与完美的社会耗尽资源，之后又遭到了抛弃。我们则试图用铲子和斧头，在这座农场上重建我们在其他地方失去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进行寻找，并仍能找到上帝所赐予的食物和无穷乐趣。

这些木屋随笔按照月份先后排列为“沙郡年记”。

第 II 部分是“随笔：四处漫游”，其中细述了我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它们让我明白，我的同行者并非步调一致。这一逐步加深的认识过程有时是痛苦的。40 年来，我在美国大陆各个地方亲身经历的这些插曲，对于各种可被共同归结为“自然资源保护”的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第 III 部分是“结论”，其中提出了一些逻辑性更强的观点，科学合理地解释了我们这些少数派所持有的不同意见。只有对我们非常有认同感的读者，才会费神思索这里提出的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可以说，这些随笔告诉了我的同行者，应该怎样做才能恢复我们应有的步调。

自然资源保护并未取得应有的进展，因为它与亚伯拉罕式的土地观念毫不相容。人们认为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商品，因此滥用土地。只有把土地视为我们所隶属的群落，我们才有可能带着爱与尊重来使用土地。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土地才能在机械化时代的冲击中生存下来；也只有通过这种途径，在以科学为主导的

情况下，我们才仍有可能收获土地奉献给人类文化的美学价值。

土地是一个群落，这是生态学的基本观念，但是土地应该得到爱与尊重，这种观念是伦理规范的延展。土地会带来文化上的收获，这一事实很早就被人们所接受，之后却又常常被人遗忘。

这里的文章试图融合这三种观念。

当然，关于土地与人的看法，会受到个人经历和偏见的混淆与扭曲。然而，不论怎样，水晶般透澈的一点是：我们日趋庞大与完美的社会，如今就像患上了疑难杂症，由于时刻担心自己的经济状况是否运行良好，竟至失去了维持的能力。整个世界都如此贪婪地要求得到更多的浴缸，结果却失去了制造这些浴缸所需的稳定性，甚至失去了关掉水龙头的性能。在这种时候最自然、最有益的行动就是，略微放一放业已泛滥的物质享受。

要达到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我们或许应该对照自然的、野生的、自由的万物，而对非自然的、驯养的、失去自由的事物要重新进行评估。

——奥尔多·利奥波德

1948年3月4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注：此为“初版序言”，根据作者初版时的原文译出。其中提到的第Ⅰ部分、第Ⅱ部分、第Ⅲ部分与本版所选择的译本不完全一致是正常的）

增订本序言

1948 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去世时，《沙郡年记》还只是草稿。这些手稿由利奥波德之子卢纳进行编辑，于 1949 年成书出版。之后，利奥波德生前从未发表的另一批随笔和日记也由卢纳加以整理，并在 1953 年以《环河》为标题出版。

这里的新版本包括《沙郡年记》的全部内容以及《环河》中的随笔。文章的排列顺序在此有所变更，其中的两篇随笔被合并在一起，旨在避免重复，并更好地呈现利奥波德的主要观点。重新编排之后，本书初版序言中所介绍的各个部分发生了下述变化：第 II 部分已被重新命名，第 III 部分调整为第 IV 部分，新的第 III 部分主要选自《环河》。我们还修改了文本中一些有可能误导读者的过时引证。

很多人都曾阅读并引用过这些文章，然而，公众在强烈追捧“自然美”的价值时，却遗忘了这些文章的主旨。比如在路边种些花草进行美化，这绝非利奥波德所理解并宣扬的人与土地之和谐。美国一方面在立法中声称要保护自然之美，另一方面却计划着在两处极具自然价值的地方

修筑水坝。在科罗拉多大峡谷修水电站的提案早已呈交国会，这样的工程最终会毁掉生机盎然的河流，大水将会淹没这一独特自然遗产的大部分地区。

若干年来，筹建中的项目还包括在阿拉斯加开发水电，所选位置将使太平洋沿岸的迁徙水禽因为蓄水而失去主要的繁殖地。许多个年代里，野鸭、大雁和其他鸟类每年都要飞过华盛顿、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但是水坝的修建，会在瞬间消灭这些鸟中的绝大部分。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写下“大雁的音乐”时，这一切还都无法想象，而现在这种景况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遗憾的是，提议、拥护并实行这一计划的美国人，会以经济利益之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尽管经济学不应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何况人们本可以寻找并采用其他可行的发电方法。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孙辈这一代人，有的是大学校园里的叛逆青年，有的在为社会事务工作或参加游行，有的正在异域的土地上战斗。当年，奥尔多·利奥波德对于“野生的、自由的万物”作出了睿智的理解与雄辩的阐述，而随着他的孙辈这一代人变得成熟，保护“野生的、自由的万物”也到了关键时期。

在吸引这些年轻人注意的所有事务中，大自然所面临的困境已然是最后的呼唤。人类对土地的冷漠态度，正在给野生的、自由的生灵带来毁灭。要遏制对自然的破坏，最好的办法或许就是，把弘扬土地伦理的紧迫任务托付给年轻一代。

——卡罗琳·克拉格斯顿·利奥波德

卢纳·利奥波德

1966年6月于华盛顿

目录

初版序言 /1

增订本序言 /5

第一部分 沙郡年记

一月 一月雪融 /3

二月 优质橡木 /6

三月 大雁归来 /18

四月 潮水来临 /23

五月 从阿根廷归来 /33

六月 钓鱼田园诗 /35

七月 庞大的领地 /39

八月 绿色牧场 /48

九月 小树林的合唱 /51

十月 暗金色 /53

十一月 如果我是风 /63

十二月 家园的范围 /73

第二部分 随笔——地景特质

威斯康星州 /89

伊利诺斯州和衣阿华州 /112
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 /118
奇瓦瓦和索诺拉 /131
俄勒冈州和犹他州 /146
曼尼托巴 /150

第三部分 关于乡野的沉思

乡野 /157
闲暇时间 /160
环河 /166
大自然的历史 /178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185
鹿径 /196
大雁的音乐 /199

第四部分 结论

土地伦理 /207
荒野 /230
环保美学 /243

附录 I：作者生平 /255

附录 II：本书中出现的动植物名称（英汉对照） /257

译后记 /271

第一部分

沙郡年记

一月 一月雪融

每年，隆冬的暴风雪过后，冰雪总会在某个晚上开始消融。清冷的滴水声在大地上响起，不论是夜里刚刚入眠，还是入冬以来一直酣睡的动物，都会感受到那滴答声带来的奇异悸动。在幽深的洞穴里蜷缩着冬眠的臭鼬此时舒展开身体，大着胆子开始探索湿漉漉的世界。它拖着大肚皮，在雪地里留下串串足迹。在人们称之为一年的由始至终的循环中存在着可以推定发生日期的事件，它的足迹就标识着最早发生的这类事件之一。

那足迹似乎表现出对凡尘俗事的淡漠超然，这在其他季节里比较鲜见。足迹径直穿过乡野，仿佛它的主人正恣意追逐着远在天际的目标。我好奇地跟随其后，想知道臭鼬的心态和胃口如何，倘若它真有目的地，又在何方。

在一月到六月这几个月份，大自然赠予人们的消遣乐事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在一月，你可以追踪臭鼬的足迹，寻找山雀的脚环，或者看看鹿儿啃过哪些幼松的枝叶，水貂破坏了哪些麝鼠的家。除此之外，能引起你些许兴趣的事情只会间或出现。在

一月，能作的观察就像白雪一样简单平静，像寒冷一样持续不变。你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观察谁做了什么事，而且可以探究它们做这些事的原因。

一只田鼠在我靠近时惊跳起来，踩着雪水横蹿过臭鼬的行迹。它为什么会在大白天出来活动呢？或许是对冰雪融化感到难过吧。此时，它在蓬乱的草丛间辛辛苦苦啃咬出来的秘密地道，已经不再是隐藏于积雪之下的隧道迷宫，而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让人讥讽的小径。事实上，融冰化雪的太阳已在嘲笑这渺小生灵经济实用的基础建筑。

田鼠是精明的栖息者，它知道草的生长是为了让它把干草储藏在地下，它知道雪的飘落是为了让它修筑连通干草堆的隧道。供给、需求和运输就这样完美地组合在一起。对田鼠而言，下雪意味着远离饥饿与恐惧。

一只毛脚鹬在草地上空翱翔。此刻它停止向前飞行，像鱼鹰一般盘旋起来，然后如同插着羽毛的炸弹一样，向湿地俯冲下去。它没有再飞起来，可以确信它已经捕到了某只忧心忡忡的田鼠工程师，正在享受鼠肉大餐。那只田鼠本该等到夜晚再出来查看原本井然有序的世界受到了什么损害。

毛脚鹬并不知道草为什么生长，但是它很清楚冰雪的消融是为了让它能重新抓到老鼠。它从北极飞来，一心怀着对冰雪消融的期待，因为对它而言，冰雪消融意味着远离饥饿与恐惧。

臭鼬的足迹延伸到树林里，并穿过一片林中空地，这里的雪已经被兔子踩实，上面留下了粉红色的斑驳尿渍。新生的橡树苗为融雪付出了代价，它们枝茎上的树皮都被兔子啮咬过了。一

簇簇的兔毛证明，雄兔之间已为争夺异性进行了本年度的首场战斗。再往前走，我发现了一处血迹，周围是猫头鹰张开翅膀扫过的弧形痕迹。融雪使这只兔子远离饥饿，同时也使它莽撞地忘记了警惕。猫头鹰则提醒它，不能因为一心想着春天就忽略了小心翼翼。

臭鼬的足迹继续向前延伸，看起来它对可能存在的食物不感兴趣，也毫不关心邻居们的嬉闹或不幸。我不禁奇怪，它究竟在想些什么，又是什么让它离开了卧眠之处呢？这只肥墩墩的家伙拖着大肚皮涉过雪泥，难道会有什么浪漫的动机吗？最终，足迹消失在一堆浮木之中。我听到原木间传来清亮的滴水声，我想臭鼬也一定听到了这个声音。我转身回家，一路上仍然感到困惑。

二月 优质橡木

如果没有自己的农场，就有可能形成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认为是早餐都来自杂货店，另一种是认为温暖来自壁炉。

为了避免第一种误解，人们应该亲手种植菜园，而且最好是在没有商贩的地方，免得让他们把问题搞得混乱不清。

为了避免第二种误解，人们应该在壁炉的柴架上放一段优质橡木，而且最好是放在没有暖气炉的地方，等到二月的狂风暴雨摇撼屋外的树木时，再让这段橡木温暖你的小腿。倘若有人曾经砍倒属于自己的橡树，把橡木劈开、拖走、堆放在一起，与此同时头脑一直没有停止思索，他就会记得温暖从何而来，并能以翔实的理由，否定那些坐在暖气旁过周末的城里人对这一问题的见解。

此刻在我的壁炉里熊熊燃烧的这段橡木，原本生长在一条移民走过的古道旁边。那是一条顺着沙丘蜿蜒而上的道路。我在砍倒那棵橡树时，曾经量了一下它的树桩，直径约为 30 英寸。

它有 80 圈年轮，因此，当年新生的树苗肯定是在 1865 年，也就是内战结束时，留下了第一圈年轮。不过从现在树苗的生长过程来看，橡树要长到兔子够不着的高度，必须经过十年或更久的时间周期。在这期间，每年冬天，橡树都会被兔子啃掉一圈圈的树皮，等到来年夏天才会重新发芽生长。不过，很清楚的是，橡树能幸存下来的原因，或者是由于躲过了兔子的注意，或者是由于兔子的数量不够多。也许有一天，某位有耐心的植物学家可以绘制出橡树生长年份的频率曲线，这条曲线每隔十年就会出现隆起的波峰，每个波峰都对应着兔子数量的低谷（正是通过这种物种内部和物种之间恒久的争战过程，一个动物种群和植物种群达到了共存共荣）。

因此，我的这棵橡树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留下年轮时，很有可能出现过兔子数量的衰减。而生长成这棵橡树的橡子在 50 年代就已经落到地上了，那时有篷马车还会经由我说的这条道路驶向大西北。或许是由于移民交通的洪流翻起了路边的泥土，除去了路边的杂草，这颗独特的橡树种子才在阳光下舒展开初生的嫩叶。在一千颗橡子中，只有一颗能在萌芽后长到足以与兔子抗争的高度，其余的全都消失在苍茫的大草原了。

令人感到温暖的是，这株橡树逃脱了夭折的厄运，它幸存下来并吸收贮藏了 80 载的六月阳光。直到我的斧锯介入它的生长过程，这些阳光的热量才被释放出来，在 80 次大风雪中温暖着我的木屋和我的心灵。每次大风雪来临时，我的烟囱冒出的缕缕轻烟都在向人们证明，阳光并没有白白照耀。

我的狗并不在意温暖从何而来，但它热切关注着温暖的到